

一个『日本特务』的

传奇

李翔 叶家林 著
华艺出版社



一个“日本特务”的传奇

李 翔 叶家林

(京)新登字 124 号

一个“日本特务”的传奇

著作者：李翔 叶家林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朝阳精卫彩色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49 千字

印张：7.125

版次：199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7—80039—488—3/I·460

定价：9.8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引 子

1985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某部离休干部郭善堂刚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决定到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作一次旧地重游，第一站便选择了山东泰安。他打电话给某军军参谋长马法尊，邀他结伴同游，马参谋长欣然应诺，第二天就坐着小车赶来和郭善堂会面了。

他们一同攀登泰山。泰山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都勾引起这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的无尽回忆。他们走到回马岭附近，一件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突然出现在郭善堂的记忆屏幕上，他侧头看看正爬山爬得气喘吁吁的马法尊，问道：“老马，还记得那次陪冈村宁茨逛泰山吗？”

“怎么……不记得？那次，侯希仇、李庆亭开了个……小玩笑，让冈村宁茨……多跑了好几十里，咱俩也跟着……跑冤枉路。”马法尊喘着气说。

那是日寇侵华的1943年，也是春夏之交的一天，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大将，在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中校的陪同下，来到了泰安。第二天他们要爬泰山，让当时化名林洪洲的郭善堂和他的“特务”小组负责侦察工作，以确保这位占领军司令官的旅游安全。上山前，郭善堂将他手下的人员作了分工：侯希仇、李庆亭两人在前头开路，不断在山路设置路标，路标是一个箭头，指示前进方向，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们

便将箭头倒置，以通知后面的大队人马提高警惕，或者改道前进；马法尊和他自己则随同冈村宁茨和山本上山，作贴身警卫。

护送冈村宁茨大将上山的，还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兵，两个中队的保安队，二百来号人，浩浩荡荡，好不威风。那个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冈村宁茨，今天的情绪特别好，坐在轿子上不断把脖子扭来扭去，观赏两边的景色，并和后面的山本大声说话，夸奖这座被他们占领的大山的美丽风光。上山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情。所以进了南天门，走在天街上，冈村宁茨的游兴达到了高潮，哈哈大笑说自己成了活神仙了。郭善堂和马法尊看着这个侵略者在祖国的名山之上作威作福，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把仇恨埋在心底，表面上还得强作欢笑，在一旁侍候。

下午他们下山，开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五点多钟走到回马岭附近，郭善堂突然发现路边的箭头倒置了过来，他知道前面有事，不敢隐瞒，便报告了山本，山本马上报告了冈村宁茨。

这位派遣军司令官大概已经吃尽八路军游击战争的苦头，所以听说有情况，马上便叫停轿。他走下轿来，和山本走到倒置的箭头跟前足足看了两三分钟，又叽叽咕咕商量了一阵，最后，山本回过头问：“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下山？”

郭善堂说：“路倒是有的，从回马岭向西南，经万德，向肥城方向去，不过要多走好几十里地哩！”

看来冈村宁茨认为，保命比少走路更为重要，宁可辛苦点，保住脑袋要紧，所以他决定弃轿上马，直奔西南而去……

深夜十一点多钟，冈村宁茨一行回到了泰安城里。当他们

住进日军驻泰安部队的兵营时，才惊魂稍定，松一口气，不过一天游山玩水的好兴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浑身酸疼、满腹饥渴和一腔恼恨了。

郭善堂和马法尊回到泰安的中西旅馆。一进房间，见侯希仇、李庆亭两人正仰躺在床上，跷着腿，悠闲自在地抽烟哩。

“你们二位辛苦啦！”侯希仇的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

“怎么回事？发现了什么情况？”郭善堂问。

“哈哈！你以为真有情况，其实什么情况也没有。只是见那些家伙玩得太高兴，心里有气，开个小玩笑，让那些龟孙子王八蛋多跑点路，多受会累吧！”侯希仇坐起身说。

“哎呀，你们事先也不和我说一声！”郭善堂不无埋怨地说。

“怎么告诉你？事先咱们也没有研究，到回马岭咱俩灵机一动，去他妈的，把箭头倒过来吧！”侯希仇说。

“山本追问咋办？”郭善堂又问。

“那还不好说？随便编个啥情况就应付过去了。”侯希仇和李庆亭都这样说。

第二天，山本见到郭善堂果然追问：“林先生，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人把路标倒过来了？”

“山本队长，他们接到老百姓的报告，说前面有七八个行迹可疑的穿便衣的人，树林里还可能有游击队埋伏，他们来不及报告，只得先把箭头倒画了，又继续下去侦察，结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况。”郭善堂早已有精神准备，所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八路军的游击队捣乱，太坏太坏的！”山本咬牙切齿地说。“不过，你的队员警惕性高，很好很好，应该表扬！”

“嗨！”郭善堂学着日本军人的口气，立正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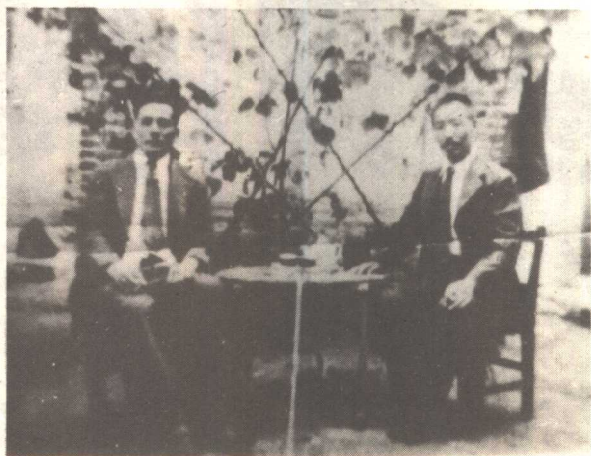
人们或许会问：郭善堂究竟是何等人物？怎么解放军——不，应是八路军的干部和日本鬼子搅在一起，并且取得冈村宁茨、山本这些日军高级人士的信任？读者感兴趣的话，请耐心地读下去，本书就是要介绍郭善堂传奇式的经历：一个深入龙潭虎穴，出生入死，同恶魔打交道的人。



本书主人郭善堂近影



1941 年郭善堂领取日伪
“良民证”的照片



1943 年郭善堂(左)和战友侯德禄合影

目 录

引子.....	1
一 宜山遇险.....	1
二 奉命出发	16
三 如期归来	30
四 浅石洋行	43
五 身兼数职	56
六 加入帮会	67
七 初试锋芒	79
八 攻防有术	91
九 借刀除奸.....	102
十 粉碎扫荡.....	115
十一 营救战友.....	127
十二 处置叛徒.....	143
十三 被捕入狱.....	153
十四 东都被刺.....	167
十五 逃出虎口.....	178
十六 配合反攻.....	191
十七 撤出以后.....	201
尾声	218

一 宜山遇险

冬天的早晨。天阴沉沉的，刮着刺骨的寒风，时时从空中飘下星星点点的雪花来。

从宜山村乡公所简陋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高高的身躯，宽宽的脸膛，大眼，浓眉，留分头，穿着黑布棉裤袄，腰间扎一根皮带，人显得很精神。他来到院里，推出一辆旧自行车，把装有一套八路军军装和两本宣传抗日救亡的小册子的包袱绑在车架上，拍拍坐垫，便打算骑车动身了。

正在东厢屋里做早饭的乡公所的工友陈道士突然从门里探出头问：“怎么，你不吃了早饭就走？”

那青年笑笑说：“不啦，陈师父，我到河南去吃。”

“天下雪了，小心路滑。”陈道士走到院里，关切地叮咛。

“没有事。待会儿马乡长来了，你和他说一说，就说我走啦，谢谢他的招待。”

说完，青年朝陈道士点了点头，便骑上自行车离开这座临时作了乡公所的破庙。

这青年名叫郭善堂，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

什么是募集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八路军特

有的组织。当年，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没有固定的后方，一切供应不得不仰仗当地的人民群众，募集队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粮捐款，支援八路军进行抗日战争的组织。开始，募集工作主要在根据地地进行，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又扩展到根据地边沿的游击区甚至敌人占领的地区来了。宜山村乡便在游击区内，乡公所设在宜山村西头的破庙里，乡长姓马，一脸络腮胡子，表面是为日本人办事的伪乡长，其实白皮红里，暗底里为八路军服务。郭善堂经常在这一带募集钱粮，少不了要和乡公所打交道，和马乡长混得很熟，几天不见，互相还想的慌哩！昨天郭善堂路过这里，天已经黑了，马乡长说：“小郭，别走了，今晚就住在这里，咱们唠唠！”他让道士陈师父炒了两个菜，打来一壶酒，边喝边谈，直到深夜才散。

马乡长和郭善堂有唠不完的话，因为郭善堂原来也是本地的农村青年，不久前才参加八路军，在山东第四游击支队一团一营三连当兵。他们的连长是后来成了著名书法家的武中奇，指导员名叫陈宏。郭善堂还给马乡长谈起自己当八路军的有趣经历，马乡长听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小郭，你在家准是个捣蛋鬼！”

那是1938年1月，郭善堂和同村的伙伴董振商量，去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可是他的父亲却不同意，叫着他的乳名说：“四喜，你要出去我不反对，不过你要参加就参加富党，何必参加穷党自己找罪受？”

“爹！你说说，什么是富党，什么是穷党？”郭善堂不解地问。

“富党就是中央军，老蒋领导的，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牌子

也响，武器也棒；穷党就是八路军共产党，不仅吃不上穿不上，有的手里连支枪都没有，拿着大刀片、红缨枪，这叫啥队伍？”父亲说。

“爹，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郭善堂故意问。

“这你还不知道？爹当然是穷人啰。”

“那你咋说这样的话？咱们家穷，受有钱人家的欺侮、压迫，咱们要报仇，不参加穷党倒去参加富党，这不是忘本了吗？爹，你别说了，我的主意已经定了，要当兵就当八路军！”

父亲吸着旱烟，半天没有吭声，忽然问：“你媳妇同意吗？”

郭善堂当时刚结婚三四个月，新媳妇叫仵仲莲，婚事虽是父母包办，但婚后小两口感情不错。不过，这当兵的事他可是没有同她商量，他认为男子汉自己的事，不用征得女人的同意，所以他说：“这事用不着她管！”

“管不管你也得跟她说一声呀！”父亲有些恼了。

“到时候我会跟她说的。”郭善堂说。

可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面对新婚不久的妻子，他又觉得难以开口，犹豫了半天，才没话找话地说：“仲莲，你来到咱家，生活上受苦了。”

“你说这干啥？”仵仲莲淡淡一笑说，“现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谁家有好日子过！”

“是呀，现在日本人经常‘扫荡’，看见青年人不是抓就是杀，想呆在家里也呆不下去，所以……我想当八路去！”他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你要去当八路？”仵仲莲吃惊地问。

“唔。”郭善堂点点头，“在家里呆不住，而且有危险，不如去当八路，把鬼子赶跑了，大家才有安生日子过。”

亓仲莲低头不语。

“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咱爹咱妈；你要是在咱家住不惯，回你自己家去住也行，我到部队上以后，得空就回家来看你。”郭善堂安慰道。

“你……放心……”她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郭善堂和董振跑了几十里路，找到八路军部队，要求参军。接待他俩的便是连长武中奇。武连长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要当兵，却问：“你们带枪来了吗？”

“我们哪儿有枪呀！”他俩面面相觑。

“你们村里有没有？”

“有。我的堂哥就有一支土枪，打猎用的，经常打兔子，还打到过野猪哩！”郭善堂说。

“你回去把他的枪拿来！”武连长说。

“怎么拿得来呀，他小气得要命，别说是枪了，连根柴火棍都舍不得给人。”郭善堂作难地说。

“反正你们得回去弄枪，有了枪才能收留你们。”武连长果断地说，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现在人有的是，就是缺枪，你们得带了枪来当兵。”

这时外面吹哨子，有人吆喝“开饭了”。郭善堂和董振站起身来，打算离开，武连长却拦住他们说：“吃了饭再走，不能叫你们饿着肚子回去！”马上吩咐通讯员给他俩打饭。

端上来的是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菜是白菜炖豆腐。他俩早已饥肠辘辘，便大口吃起来。在家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馒头，这下可逮住了，一口气每人都吃了七八个馒头，一碗白菜豆腐也吃得底儿朝天。在往家走的路上，他们还在回味这顿美餐，馒头是那么暄，豆腐是那么嫩……郭善堂兴奋地说：

“他妈妈的，就冲这白面馒头，我也非当八路军不可！回去想法子弄枪。”

郭善堂来到了他堂哥的家门前。他想给堂哥说说好话，求他暂且把枪借他使使，等当上八路军后，再把枪还给他。可是他也深知他堂哥的禀性，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要不就偷，可他家里有人，无法下手呀！他正犯愁，猛抬头见堂哥屋前场上拴着两头大老牛，正躺在地上慢悠悠地倒嚼，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鬼点子，便毫不犹豫地走过去，用小刀子把牛绳割断了，又用树杈在牛屁股上狠戳两下，老牛痛得连忙站起身，撒腿往村外逃去。这时，郭善堂装得慌慌张张跑去对他堂哥说：“牛跑了！牛跑了！”

“往哪儿跑了？”堂哥放下手里的活，吃惊地问。

“我看见往村东跑的。”郭善堂用手指着说。

堂哥顾不得多说，转身出门，往村东追去。堂嫂是小脚，也一瘸一拐地跟着赶出去，嘴里还不住地唠叨着：“刚才拴得好的，怎么就跑了呢？”

郭善堂跨进堂屋，抬头见那枝他梦寐以求的土枪正挂在墙上，用土布包得严严实实。他喜出望外，上去摘在手里，顾不得多想就一溜烟地走了。

他又来到八路军驻地，把枪交给了武中奇连长，要求收留他。武中奇问：“小伙子，你这枪是怎么搞来的？”

郭善堂讲了事情的经过。

武中奇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神情，一拍他的肩膀，笑道：“行啊！小伙子，你就留在这儿干吧！”

那天是1938年的1月8日。

郭善堂在班里当了三个月战士，参加了几次战斗，一直用

他堂哥的那枝猎枪。他堂哥请人捎话来，说枪就送给他了，好好地部队上干吧！有一天，连长武中奇找到他，说：“小郭，你干得不错，组织上决定你去当司务长。”并且给他一支盒子枪。离开班里时，他把堂哥那支猎枪留给没有枪的战友了。

郭善堂把盒子枪一挎，真精神，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不过，司务长的工作可不是好干的。那时没有后勤供应，连队吃的粮食、住的房子全靠老百姓提供，于是，他成天和乡长、村长、大爷、大叔打交道，经过他做工作，他们有的送来煎饼、窝窝头，有的送来谷子、苞米；遇到后一种情况，他就忙着找人加工，然后再交给炊事班。每次行军前，他总带几个人提前走，先到驻地找村长号房子，烧水做饭，好让部队一到就能吃饱睡好。他是农村长大的，腿勤，嘴也勤，在群众中活动如鱼得水，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连队的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曾多次受到连首长的表扬。正由于这个原因，当四支队供给部筹建募集队时，很快就把他选拔上来了。

如今，他已是一个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募集队员。他的足迹印遍了这一带农村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和周围的许多乡亲结成了亲密的关系。昨天，募集大队长亓星舫通知他到汶河南岸去开会，布置新的任务，他骑车赶路，到宜山村天就暗了，马乡长留他住在乡公所，还招待了一番。今天一早，他顾不上吃早饭，又骑车上了路。

他走出了乡公所，朝宜山村的方向骑去。寒风卷着雪花迎面扑来，使他打个寒噤。他真有些后悔，没有听陈道士的话，吃了早饭暖暖和和地赶路，现在却要尝尝饥寒之苦了。他只得闷头骑车，骑出不远，突然听得背后有人大喝一声：“什么人？站住！”

他心里一惊：真倒霉，准是遇到吴化文的部队了。那时吴化文还没有投降日本鬼子，他的部队还打着中央军的旗号在莱芜地区活动，经常同八路军搞磨擦，八路军人员如果落到他们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所以他心里吃惊。可是，当郭善堂刹住车子，回头一看，他惊呆了，从后面追上来的并不是中央军，而是地地道道的鬼子和伪军，长长的队伍有好几百人，皮靴踩在冻土地上，发出哐哐的响声。

“你是干什么的？”几个伪军快步追来，边追边问。

其中一个跑到跟前，熟练地搜他的身，一下就把他腰间的手枪卸了下来，大声惊呼：“八路！”

象猎犬捕到了猎物，一齐扑上来撕咬，七八个伪军拥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很快把郭善堂打倒在路旁。

鬼子又从自行车的后架上搜出八路军的军装和《抗战必胜论》、《论抗战第三阶段》等两本小册子，更加肯定他是八路无疑了。两个鬼子将他的棉袄撕开、剥去，让他赤着膊，又用一根粗麻绳反绑他的两只手，前面勒住了脖子，使他动弹不得。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1月18日，正是寒冬腊月啊！幸亏我那时年轻，身体好，要不，别说挨揍了，冻也得把我冻死！”几十年后，郭善堂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愤恨而感慨地说。

宜山村空荡荡的，男男女女几乎跑光了。敌人进村以后，找不到人，便自己动手抱了老乡的秫秸生火取暖，休息吃早饭。郭善堂在风雪中光着脊梁，开始皮肉象被刀割似的疼，后来渐渐麻木，失去了感觉。可是，他只能远远地望着燃着熊熊烈焰的火堆，不敢走过去。他偶然一回头，发现乡公所的陈道士也被抓来了，他的辫子被敌人用绳子拴住，另一头绕在一棵细柳树上。他耷拉着脑袋，坐在地上一声不吭。